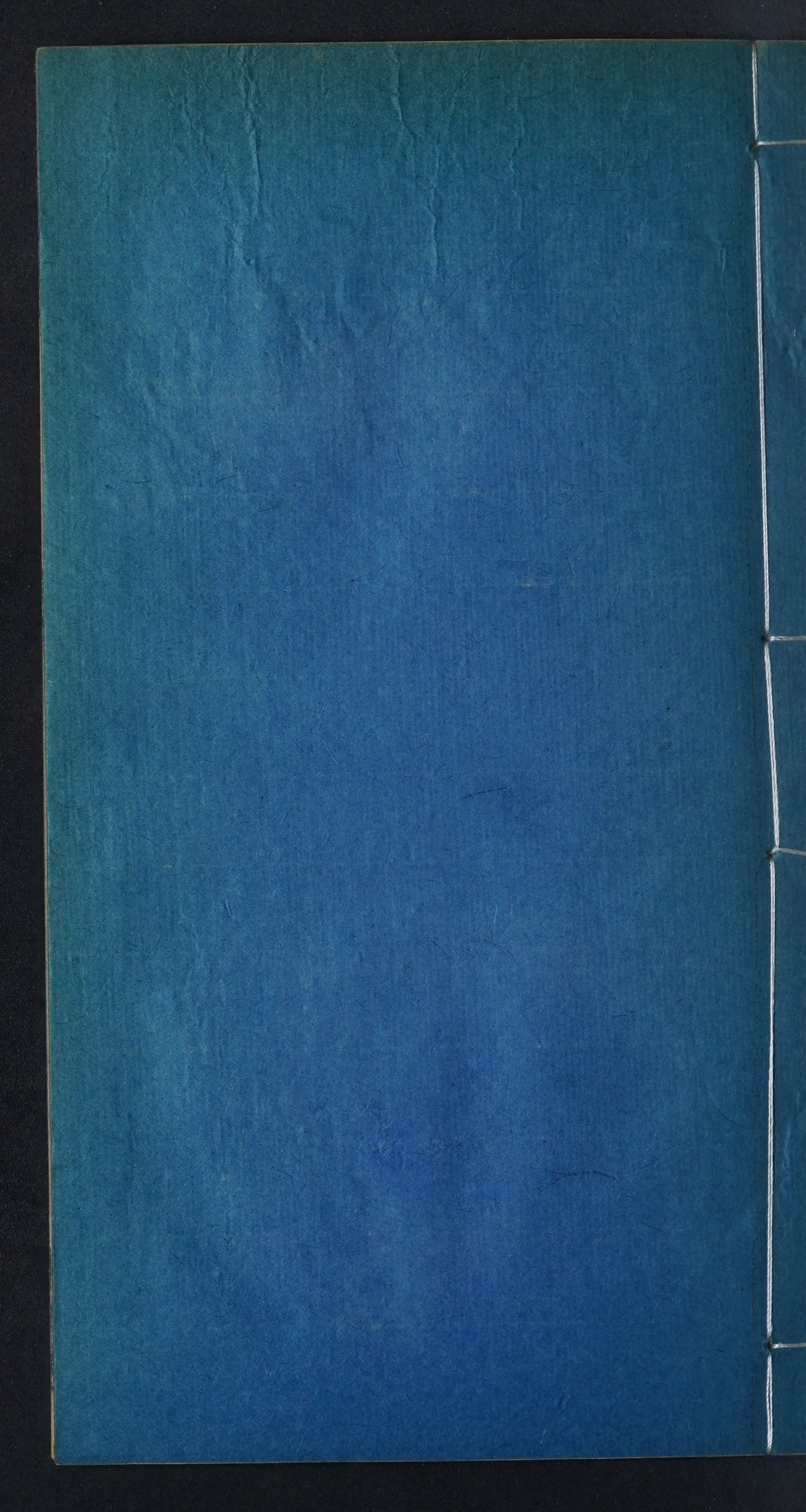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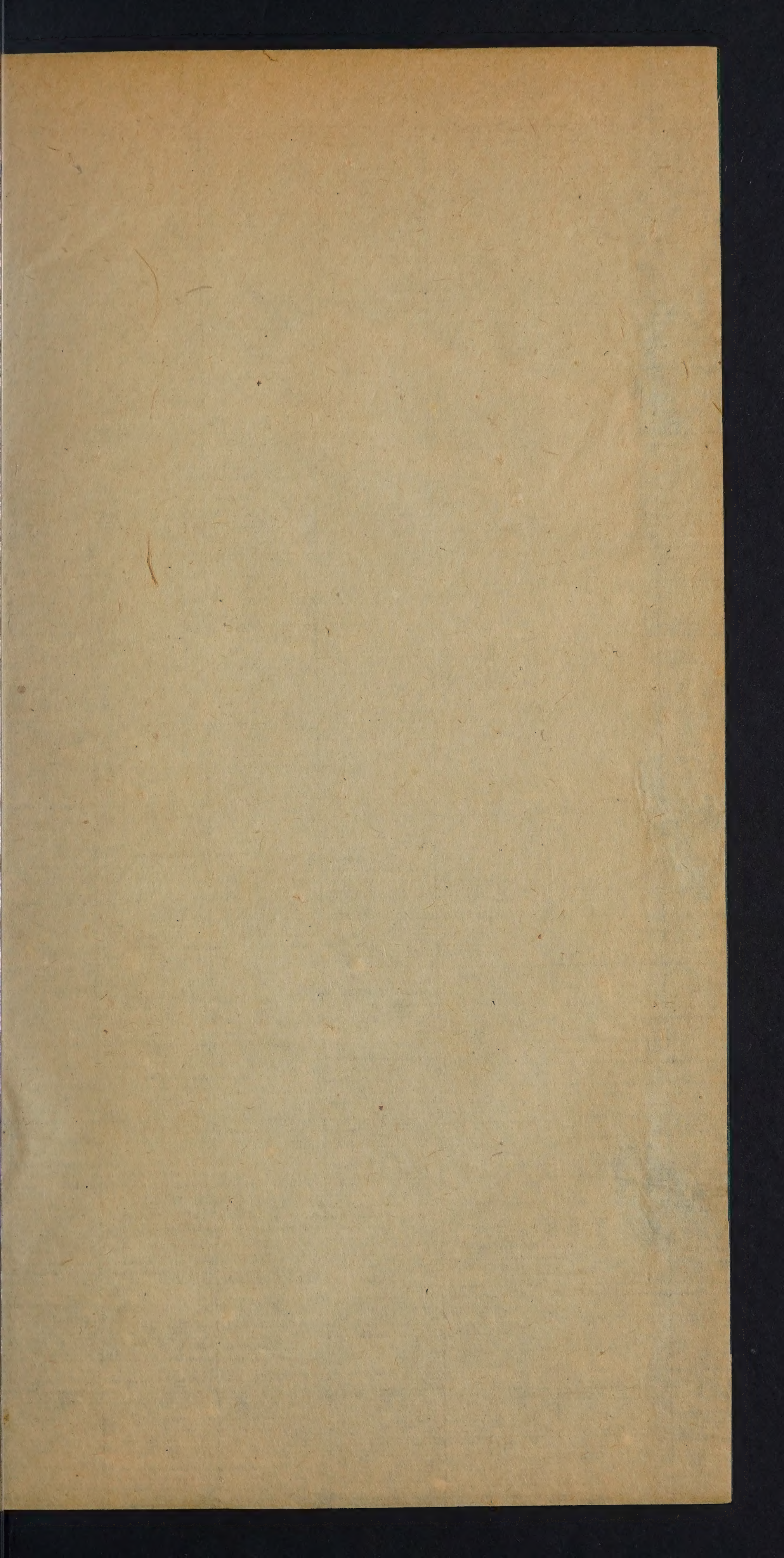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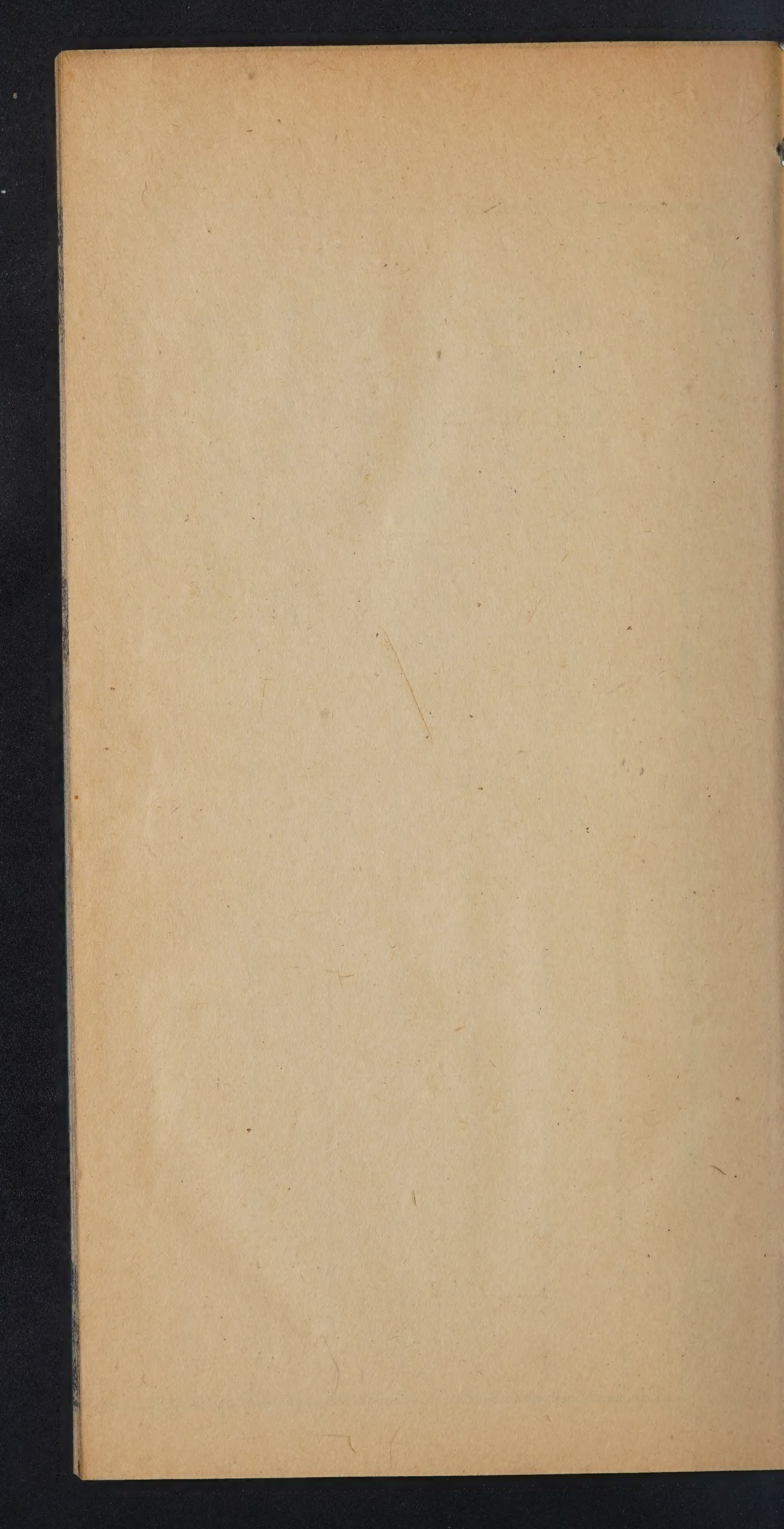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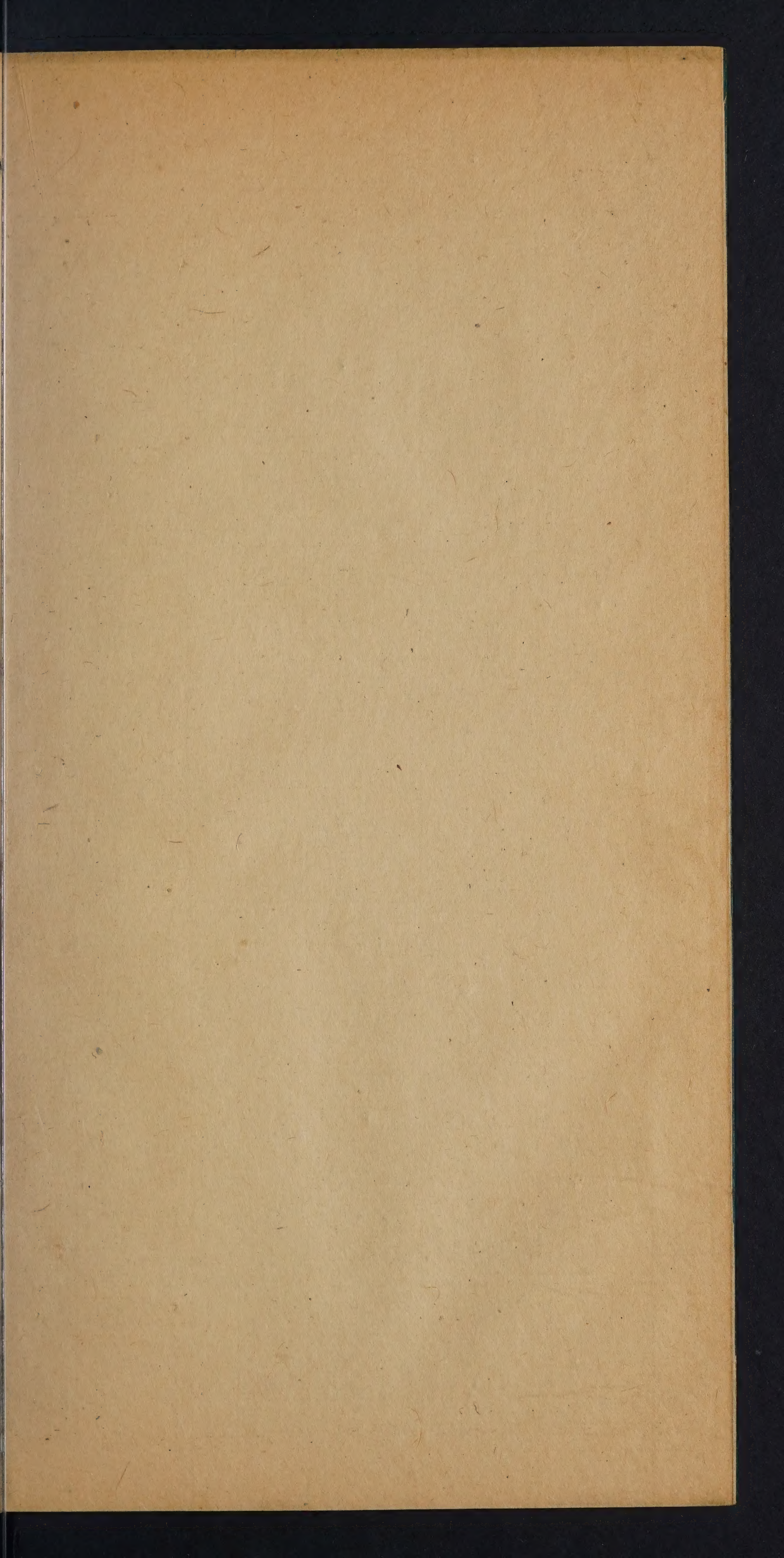








宋文歸目錄

卷五

程頤遷金間誌

程頤葬說

宋文歸目錄卷五終

茅坤曰何等醇正

宋文歸卷五

竟陵鍾　惺伯敬父評選
古吳楊　彝子常父叅訂

程顥論君道

臣伏聞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善守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

明信道極於篤任體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
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
出入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
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
德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杰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
磨治體以廣聰聞如是則聖賢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
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
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
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鍾惺曰、似老生常談然論君道之大寔別無新竒之議以奪之



程顥論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亦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宮室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

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擧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今古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

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鄭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巳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

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後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將何道以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

鐘元春曰寫民情入骨三分

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贅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久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

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獘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衣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飾人情名數不足以尊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猒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無

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鍾惺曰、觀公此等經濟之學。可謂前無賈董矣。而世多不及知者。蓋以道學掩之也。



程顥論遣張載按獄

臣伏聞著作郎張載。注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干政治之大體者。倘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鉤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

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
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貫全事體
鍾惺曰詞義從容中節自是儒者氣象

孫鑛曰此上轉更透

程顥論新法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寔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搔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

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鍾惺曰新法之非人能言之狀或以義言或以利言或以情言或以勢言毋自以道言可見反覆各有本領

程顥論王霸之辯

臣伏謂得天地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其道不同則在擇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王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以管仲者義所不繇也況下於霸者哉陛

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良。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詧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詧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為不得

鍾惺曰看得義理圓活之甚

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氣惑矣令將較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辯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變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變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若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亂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葛鳥曰、高論宏規。羽翼經傳。不當作文字觀也。

程顥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熈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塟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何可辭僅按邵本姬姓系出於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塟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潁川團練推官

[illegible]曰康
[illegible]得意忘
[illegible]之妙悠
[illegible]出

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久矣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慨慷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志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道之來之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

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閒群居燕飲咲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於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

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叅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先生之道若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於先塋寔其終之季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趍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凶鳴皇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宫先生所終

鍾惺曰康節是宋第一流人蓋君子而有道術者也然世傳其奇異者近於術士而此絕不及之只叙其高隱好學學之有傳而已而康節之真人品始見其人其文可謂不相負矣

茅坤曰四語非富公

程顥祭富鄭公文

維元豐六秊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某謹遣外甥張數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寔難非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濟一時之險艱眞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蹇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秊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可為曲全

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雖不齋咨而涕漣尚以公之歿也為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肩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志還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愈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國憂君之道極晝夜之拳拳造乎瞑目之旦屬纊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箚目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謚典歸為撫寔祭冊之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為憾者蓋非偶然其愚不肖辱公禮遇顧其於義理非見私於附公薨於洛賊居在汝官守有制欵往無路飲不望棺窆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祭陳菲具恭崇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

伏惟尚饗。

鍾惺曰、推重極矣。想見賢者好德之篤。



陳仁錫曰司馬光稱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觀此信不誣也

程頤上仁宗皇帝書

艸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繇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竝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以過。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群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然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恐默嘿而不言哉。臣今竭其愚忠。非有

茅坤曰自負所學不淺

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耻狂惡必多亦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胆不見省覽祖成徒為此臣之所懼也倘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寔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聖人賢人繇之為賢者堯舜用之為堯舜仲尼述之為仲尼其為之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繇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

譚元春曰萌〻以聖賢自恃

大成不苟於用顔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肰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生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聖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為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肰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肰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一惟固本之道在

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末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違法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

鍾惺曰危痛之言非真心愛國不敢道

而民已散矣强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為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强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猒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為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蓋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昊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猶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

天怨皆有惡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頓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彼庶民者飢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尚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尚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釁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從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況為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為何如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於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

孫鑛曰不啻痛哭

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雖我太公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以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握陛下之聖明阽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群臣必未嘗有為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聽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緣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為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

孫鑛曰文札貝轉如長九

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耶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罔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耶天下之治繇得賢也天下不治繇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何如爾今夫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為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為卿大夫有為郡之術者使為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

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卒治者未人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强記之士爾明經之屬惟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為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繇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

茅坤曰賢者論道似不為文然而精采流快為文莫妙于此

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說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將以玉工為是乎以衆人為然乎必以玉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則猶詰聾者以五色之鮮詢聵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

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骸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察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特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見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寔可用

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上之誅而不虛受陛下爵祿也
陛下問群臣群臣必謂寒賤之士不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為不
肰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為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
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群臣無以侔存家牒不敢繁述臣
曾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遹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勳臣父珣又
蒙延賞今為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臣料
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職事以來思為國家盡忠未得
其路爾則臣進見空無疑也或者更為强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
私懼防詆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為心以生

民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説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哂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頤昧死頓首謹言

鍾惺曰細看其所學之大自任之真孟子之後寔不聞有此

